

也许是久居海南,看惯了潮起潮落后遗落在沙滩上的枚枚贝壳,突然听说有位东北人痴迷于海贝时,觉得有点奇怪——贝壳有啥稀奇的?

而这位东北汉子也在纳闷,拥有这么多这么美丽的贝壳,怎么偌大的海南就没几个人真正俯下身去,仔细端详它们、研究它们?

倾听海贝的歌唱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超



万潇海底拍贝。

每枚贝壳都值得品味

在东北人万潇的工作室里,一面墙的铁架子上整齐的摆放着一个个透明的塑料收纳箱,满满的装着他收集到的贝壳标本,还有那些不够标本级别的大堆贝壳躺在竹筐里、堆在桌脚边,但这不能说明主人轻视它们,而是它们与主人以一种更随意的姿态相处着。

“你不觉得贝壳很值得细细品味吗?”万潇从屋内各处拿出各色奇形怪状的海贝,“你看看这些形状、色彩、光泽,越看越让人沉醉。放在耳边,你能听到海贝的歌唱。”

这是几枚在海南很常见的宝螺,卵圆形光滑外体散发着柔和温润的光泽,浅褐色的珧琅质壳面上,密布着深深浅浅的斑点和花纹。“你看这种颜色较深的,叫黑星宝螺,海南很多。这种淡黄色的,背面有两道灰色的横纹,可是真正的‘宝贝’,历史上曾拿来当货币使用的就是它了,金线宝螺。现在,工艺品店都拿它们串起来做成饰品或者工艺品了。”

外观似座小小的金字塔,通体呈钝圆锥形,外壳有颗粒状的螺肋及火焰彩的斑纹,“这叫红翁戎螺,你看这螺壳上有一条不规则裂缝,好像破损了,其实这就是翁戎螺独特的天然造型,是水流入翁戎螺鳃腔以及废物排出体内的通道。”万潇告诉记者,有种特别大的翁戎螺叫“龙宫翁戎螺”,主要分布在我国台湾岛的东北部,日本海及中国东海也有发现。19世纪70年代左右,台湾渔民找到一只完美无缺的“龙宫翁戎螺”活体,是人类发现的第四只“龙宫翁戎螺”活体,存世的第二只“龙宫翁戎螺”标本,轰动全球生物学界,台湾邮政部门为了纪念这件事情,专门发行了世界上首枚“龙宫翁戎螺”邮票。由此,台湾岛上掀起了研究和收藏贝类的热潮,成立了首家贝类研究和收藏协会。近几十年来,在全球的博物馆内和贝类收藏家手中的“龙宫翁戎螺”的总数也不过300多枚,每枚都极为珍贵。

因为鸚鵡螺定居海南

万潇回想起与海贝的结缘,仍记忆犹新。那是1998年,万潇第一次到海南,在三亚过春节。有一天他到天涯海角景区游玩后,在景区商场里看到一枚鸚鵡螺的标本。“那枚鸚鵡螺被放置在一个玻璃罩里的转盘上,打着射灯,熠熠发光。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。直到现在,我都忘不掉当时看鸚鵡螺的感觉,太美了!1999年底我又来海南,又去看了那枚鸚鵡螺。这次我就下决心来海南生活了。应该说,是鸚鵡螺、大海、天气把我留在了海南。”

从此之后,万潇和朋友经常到访海南的潭

门、三亚等各渔港,收集海贝。“收集多了,我感觉光知道好看,不知道这些贝壳的名称可不行,看到商家手中有关于贝壳的书籍,可当我自己想找这些书时,才发现在国内关于贝类研究的书太少了。”2001年,万潇通过网络搜索,找到镇江一家新华书店里仅有的两本俗称“500种”的贝类研究书籍,“每本80元,我全买了。这让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很奇怪,因为这两本书在书店摆了好多年都卖不掉,已破旧不堪。”

随着海贝收集工作的深入,万潇发现,海南乃至中国内地对海贝的研究都相当欠缺,“很多贝类书籍都是台湾人士写的,在网上,国外的贝类研究网站很多,很成熟,但中文网站却几乎没有。”

深感国内贝类研究的落后,以及对当年那枚鸚鵡螺的念念不忘,万潇给自己取网名“鸚鵡螺”,有机会就在论坛上介绍贝类,引发了很多网友对“鸚鵡螺”本人及海贝的兴趣。

海底淘贝遇险

身为骨灰级的贝类收藏爱好者,万潇早已不再满足于从他人手中收购或交换海贝,近几年,他购置了橡皮艇、发动机以及潜水装备,参加各种户外活动,亲自去海里淘海贝,这又让万潇感受到更多乐趣。他说,海南岛周边能去的海湾、浅滩、潮间带、岛屿,他几乎已走遍。

万潇说,到野外采集贝壳既能锻炼身体,更能增加生物学知识,这让他非常着迷。“在清澈的海水里,看着几米下的洁白沙地上色彩斑斓的热带鱼、珊瑚丛、贝类,觉得自己也像条鱼一样,心情自由而愉悦。”经过长时间的训练,现在他仅凭简单的装备也能下潜三四米。

野外采集也不总是风和日丽、水波不惊,2010年6月,万潇和朋友到文昌云龙湾潜水采集时就遭遇了一次“海沟惊魂”。

万潇和朋友原本想去一个目测500多米的小礁盘,正常情况下,十几分钟就能游到。可万



大法螺

潇游了一段距离后,突然感觉水温明显变冷,“潜水时水温变冷,一般有两种情况,一是遇到暗流了,一是遇到海底地形发生变化,有很大落差,譬如出现海沟。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。”万潇说,以往潜水时,

可以看着明亮的海底,条件好时,甚至可以看到10多米深,可这次身下是浑浊黑暗一片,一眼望不到底,加上水温冰凉,海水流速也比较快,游几下就被海流冲得偏离方向,顿时让人心情很紧张,体力消耗加快。万潇提醒着自己,一定不能慌,看准目标使劲游,终于,花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,万潇越过了这条海沟。“幸好没有遇到漩涡,不然还真有点危险。”

到野外采集,也让万潇对海贝当前所处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忧虑。“很多渔民为了经济利益,偷偷炸鱼,这对环境的破坏相当大。炸鱼会损坏珊瑚礁石,而没有了珊瑚礁群,很多贝类也将丧失了生活环境。”万潇说,自己力量微薄,只能做到每去一地方,爱护所有的生物,同一种标本采集最完美的一两个就好了,还要把翻动过的岩石放回原位,尽量不破坏这些生物原有的生活环境,然后把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。

期待中国贝壳族谱

今年4月,万潇受上海资深贝类收藏家、生物学者何径先生的邀约,两人用了10天时间进行了一次海南岛贝类生态考察。与真正的学者同行,万潇感到收获良多。

5月,作为海南唯一的代表,万潇受邀参加了由清华大学相关机构组织的清华大学2011年贝类论坛年会,全国有40多位贝类专家学者、研究者、资深贝类收藏家、收藏爱好者参加。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关于贝类研究的高端活动,也让他对国内贝类研究产生很多感慨。

“现在中国内地专门做贝类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,像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尼、马来西亚这些岛国或半岛国家都有自己国家的贝类族谱了,可中国这个海洋大国竟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贝类族谱,可悲可叹。”

万潇说,自己不过是个贝类收藏爱好者,希望中国能有人来完成,如果需要海南贝类的第一手资料,他会不遗余力地支持。

万潇说他现在收藏的贝类品种2000种左右,远不及那些资深收藏者品种多,经过多年的收藏,他现在把目标锁定在南中国海的贝类种群和一些变异品种的收藏,目的有两个:一、海南是中国的海洋大省,拥有很长的海岸线,是全国贝类品种最多的省份,如果有人写中国贝类族谱,海南海贝不可或缺;二、海南海贝一些变异品种是独一无二的,可遇不可求,非常珍贵。



美丽的海底贝类



大法螺

本版图片由万潇提供